



蘇聯科學幻想小說譯叢之一

探索新世界

蘇聯 伐·奧霍特尼柯夫著

潮鋒出版社

蘇聯科學幻想小說譯叢之一

探索新世界

蘇聯 伐·奧霍特尼柯夫著

王石安 錢君森合譯

潮鋒出版社

探索新世界

原著者：[蘇] 伏·奧爾基尼柯夫

繪圖者：[蘇] 阿·伐 辛

翻譯者：王 石 宏

錢 君 森

校 者：趙 時 鳴

上海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伍柒號

海 鋒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沙市一路24號210室

文 明 印 刷 所 印 刷

上海西康路337弄90號

上海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上海山東中路128號

一九五四年八月付排

一九五五年一月簽字付印

→一九五五年二月上海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二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一九五五年三月上海第二次印刷

印數：12001—27000冊

開本：787×1092 $\frac{1}{29}$ 印張：12

字數：203000字 字面頁：364頁

定價：一元零二分

書號：[107] 分類：文學—中、短篇小說

光臨印刷公司封面印刷

元興製本所裝訂

ВАДИМ ОХОТНИКОВ
В МИРЕ ИСКАН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я РСФСР 1352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三個中篇，六個短篇：新的視力通過一對青年到海洋電力音響研究所去實習的過程，寫出蘇聯科學家發明海底電眼的故事。石窟祕密、地下的沙沙聲寫蘇聯科學家們在地底探尋河源、勘探礦物的故事。爆炸的故事、電力砲彈寫蘇聯科學家們在列寧格勒圍城中研究新武器的故事。煤力發電機、嚇了的電光寫蘇聯科學家在電力使用上的新成就。桃花心木的發明家寫一個木匠利用普通樹木發明桃花心木的故事。作家的自動機器諷刺某些作家的不勞而獲思想。

本書由於內容新穎，曾在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第十三次全體會議的決議中受到表揚。

蘇聯科學幻想小說是現代蘇聯文學中的又一特色。它是通過藝術文字的感染力量和美麗動人的故事情節，來描寫蘇聯科學上新的理想、它對和平建設事業的貢獻，以及蘇聯科學家的積極的生活和勞動的。它的目的是：以共產主義的精神教育青年，培養青年愛祖國，愛勞動，愛科學的熱情，豐富青年對新事物的想像力，使他們從想像進入具體的實踐。

本叢書以蘇聯教育部國立兒童書籍出版社（Детгиз）出版的“科學幻想小說叢書”（Библиотека научной фантастики）為根據，選擇目前中國青年所最需要者翻譯而成。

商務出版社

2

3

4

目次

新的視力·····	五
石窟祕密·····	八
一 埋沒了的河流·····	九
二 潮濕的沙·····	九
三 耆哲討厭狗·····	一六
四 奇怪的聲音·····	一六
五 柯斯嘉希望碰見恐龍·····	二四
六 爆炸·····	二五
七 又是神秘的發光·····	二七
八 狗看見了怪物·····	二八
九 歌曲救了生命·····	二九
爆炸的故事·····	三一
地下的沙沙聲·····	三三

電力砲彈·····	二四六
煤力發電機·····	二七七
嚇唬住了的電光·····	二五五
桃花心木的發明家·····	二〇七
作家的自動機器·····	三三一
譯後記·····	三三四



新的視力

電力音響專科學校五年級學生米沙·薩文對於新的情況感到挺滿意。這還用說得！他現在乘車上南方的海岸去。前面有的是海洋電力音響技術研究所的有趣的實習。

他欠起身子，把腦袋伸到了公共汽車的窗外面，比一般循規蹈矩的乘客伸得還要出，不耐煩地等待着那陽光裏閃閃發光的天藍色條紋會在遠處出現。他滿心懷着一種稚氣的願望：不管怎麼着要第一個看到海。

把腦袋對着和風，感到它輕輕地吹拂着頭髮，傾聽那輪胎在柏油路上磨擦而發出的沙沙聲和那響亮得跟金屬削切似的蟬聲，他的心頭是愉快的。

『同志，別打轉兒！您妨礙我坐呢！』聽到了隣座一位姑娘的嚴厲的聲音。

他只得離開窗子，坐了下來。

『海快要看見啦，』米沙彷彿在那兒賠不是地咕囁着。

『海有什麼了不起呢！』那姑娘眼睛不看着米沙，冷淡地回答。接着，把腦袋轉了過來，又補充說：『海怎麼也不會離開您到什麼地方去的。咱們快要駛到海邊啦。』

『是個冷冰冰的人，連一點兒起碼的人情味也沒有……』米沙委屈地想，一面打量着這隣座的姑娘。這姑娘個子小，真的是『冷冰冰』的樣子，生着一對黑眼睛和一頭還要黑的、梳得滴溜光滑的頭髮。

『當然囉，您不了解這一點，可是在我看來，海不光是無限量的鹽水……』米沙糊里糊塗地指出。

『爲什麼您以爲在我看來，海不過是「無限量的水」呢？』那姑娘突然生氣地說。

『我有一點兒生活經驗，能夠根據外貌斷定人們的個性，』米沙吹牛道。

說到這兒，他便勁笑了一笑，來掩飾他說這話的放肆態度，同時又故意指出，這都是開玩笑。

可是那姑娘一點兒也沒有注意他的微笑，她扭過了身子，背朝着她的隣座，表示不能再談下去。

『真容易生氣，並且不識人……』米沙暗付着：『難道猜不出我是跟她開玩笑，並

「不算跟她拌嘴嗎？」

『你們兩位年輕的，這樣很不好……』坐在後面的一位老太太帶着責備的口氣說。

『小夥子，您在窗口讓一個位子給大姑娘就得啦！』

這時公共汽車一邊沿着曲折的山路陡然地拐着彎兒，一邊已經向着遠處望得見的沿海小村鎮往下駛去。路旁展開了一幢幢整整齊齊的、蓋着紅瓦屋頂的白房子和一棵棵齊整的柏樹。

『瞧，這就是您所要看的海。請您快點兒欣賞吧，要不然就錯過了，』那姑娘微笑着說。

可是米沙還來不及朝她所指點的方向看上一眼，公共汽車陡然拐了彎以後，已經駛到了一條兩旁有許多三層建築物的街道去。乘客們顯然都活躍起來。有許多人開始準備到車門口去。米沙也到了應該準備下車的時候。

『請您幫我拿一個皮包吧，』那姑娘用十分親切的語氣對他說。可是那語氣中令人感到不單有請求，而且有一種接近命令的信心。『那邊右面，黃的一個。』

『你想……她還指使我呢……』米沙腦袋裏掠過了這個念頭。可是他一聲不響，從網形欄板上拿下了那個相當沉重的皮包，把它拖到車門口去。

『我年紀很小的時候，就看見過海。可是我現在將要在海邊幹整整一個夏季的工

作，『米沙說着，在公共汽車站旁的人羣中使勁地擠出去。他喘着氣，因為那東西顯然並不太輕。鮮明的南方陽光，籠罩着萬里無雲的天空，令人感到難以忍受的炎熱。』看來，您是本地人吧？』

『您真會猜人，』姑娘帶着幾分嘲笑的口氣說。『大概您也猜得到我沒有足夠的勁兒提皮包吧？』

『當然嘍，』米沙帶理不理地說。『請您吩咐把它放到哪兒去！』

『謝謝您。給我吧！』

那姑娘用敏捷的動作從米沙手裏接過皮包，異常輕快地提着它。

『預言家同志，您對我還有什麼想法？』她把腦袋向米沙這邊扭過來。米沙落在她後面幾步路。

『我想，您的媽媽，或者婆婆，伯伯回頭就要來接您了，他們因為您一路平安回到了家，會覺得挺高興，至於我呢，還得去找我要實習的海洋研究所。』米沙漫不經心地回答。

姑娘猛地停下腳來，把皮包放在地上。

『您上哪一家研究所實習？嗯，請您再說一遍！』

『上海洋去。海洋電力音響技術研究所。您是本地人，大概聽到過這個研究所，也許

還知道這個研究所在哪兒呢。這是在海濱公路，離開市裏不遠，米沙停下脚步答道。

姑娘笑了一下。

『幹嗎您老是認爲我是本地人呢？』

『您皮膚黑黝黝的，就跟南方人一樣。我一路上看到——您對本地的美景，可以說是漠不關心。』

『您料錯了，人性專家同志，』姑娘嘲弄地說。『我並不是本地人，而是打列寧格勒上您所說的那家研究所來實習的。明白了嗎？』

『既然這樣，請您別再叫我「人性專家」或者「預言家」啦。我姓薩文，名叫米沙。請問您貴姓。』米沙咕囁着說，因爲這姑娘是他未來的工作同志，他心裏覺得很高興。

『柳達·卡瑪凌斯卡雅，』姑娘邊說邊伸出手來，又加上了一句：『我知道您幹嗎笑。』

『我笑過了嗎？』米沙詫異道。

『是的，您笑，顯然是因爲您想：「倘若這姓的重音不在『凌』，而在『瑪』上，那就是一種俄羅斯舞蹈的名稱了」……』

兩個年輕人，在離開一棵大棕櫚樹不遠的陰影裏站了好久。那棕櫚樹種在人行道旁，生着一根彷彿裹着氈子的毛茸茸的樹幹和不少尖形的樹葉。這些棕櫚樹，是公共汽



車站的建築物前面全部點綴植物的中心。穿着鮮艷服裝的人們在一旁走過，笑吟吟地瞅着這青年跟姑娘；也許這些海濱的市民有一種風氣，喜歡用和藹的微笑來歡迎每一個新到這兒來的人物。不管怎麼着，過路人的微笑，淡藍色的晴空，建築物的白牆反射出來的亮光，溫柔、暖和的微風（在這風裏面可以明顯地感到海就在

● 仰達的姓卡瑪凌斯卡雅，重音在「瑪」的時候，就跟一種俄羅斯民間舞蹈的名稱相同。卡瑪凌斯卡雅舞曲充滿生氣、活潑、諷刺和幽默性，樂拍大都是 $2/4$ ，（有時也有 $3/4$ ），蘇聯衛國戰爭時期，曾出過這種舞曲的小冊子，用來鼓舞士氣。——譯者

近處)——這一切不由使米沙內起了一種過節似的情緒。

他們決定步行到研究所去，因為有一個路過的孩子說，地方並不『不遠』：走過大街、海邊的街道，往左拐彎，上了沿海的柏油馬路，再走三四公里，就是那個研究所了。

當然，世界上有這樣的人，聽了那孩子的解釋，——他生就一副頑皮的樣子，臉上有好多雀斑——說不定會給這麼遠的路程嚇壞，而去找公共汽車、出租汽車或者臨了兒還要找搬運工人幫忙。可是咱們這兩位英雄呢，我在前面早說過了，都是年輕活潑的人。各自想在對方面前一顯身手，表現表現自個兒的體育鍛鍊和耐勞精神。幹嗎要緊趕呢！時間有的是。他們該從明天起才辦公呢。

往後，他們不但沒有懊悔自己決定從市裏步行到研究所去，而且對於步行還感到滿意，不然的話，他們也許不會碰到一種挺有趣的、相當奇怪甚至神祕的情況。

他們慢慢兒走過城市。在一家家商店的櫥窗旁邊歇歇走走，甚至還張望了一下某家商店的櫥窗，竟被那些當地的手工業品——用海裏的貝殼製成的一些小盒子和各種小玩意兒——引起了興趣。隨後，他們走過了一些屋頂上有日光浴場的醫療機關，很快走到了城市的外面。前面展開了一條柏油馬路，沿着荒涼的海岸伸展出去。岸上鋪着圓形的小石子——小鵝卵石。

天氣挺熱。米沙耐不住想去洗個澡，——這還是他在家裏聽到派他到南方來的時候，早就夢想過的。

姑娘跟他肩並肩地走着，米沙現在認為他可以在她面前表現自己的沉着和莊嚴了。

『水力音響學，當然，會發展得很快，並且會佔更高更重要的地位，』這青年對他的女同伴說話時，使勁把自己的聲音添上『院士』式的枯燥性質。『柳達，您可記得，回聲測探計的實際應用，還是不久以前的事；您大概也曉得，這是一種根據海底音響反射速度來測定海的深度的儀器……可是，順便提一下：我的同班同學斯切龐·戈盧比茨基想出了一種新式的回聲測探計，打算用來當作他的學位論文的題材。這是一種新奇的東西。能異常迅速地測定海的深度。』

『它的新奇在哪兒呢？』柳達感到有趣地問。

『請您想像想像，在船底下裝置一種超音幅射器。這種超音幅射器跟普通的超音幅射器很少區別。它是由成音頻率的電動機開動的，這種電動機也跟普通的類型差不多。喏……從這電動機發出信號，發到裝在船底的幅射器去，後者就發生作用，開始將音波幅射到水裏去；這種音波是人耳聽不出的音波——超音波。』

『嗯，那怎麼呢？』柳達不耐煩地問，她認為過份通俗的解釋是多餘的。

『這些音波從船上幅射到水的深處去，可是並不是向四面八方都幅射去，多半是在

一個方向輻射，因為船上裝置了獨特設計的反射器——銅製的凹面鏡。』

『往後又怎麼呢？』

『唔，往後便是音波擴散到海水裏去，您也知道，用一定的速度擴散出去；然後又從海底用同樣的速度反射過來，回到船上。這樣，就可以測定聲音從船上發出後又回到船上所經過的一段時間；確定從海面到海底的距離。』

『這些話我全知道，』柳達最後忍耐不住。『我問以後怎麼樣，就是說，您的同班同學，想出獨特的設備，來收音、測定時間、迅速翻成測定距離的數字，是怎麼樣的？因為您早就說過，輻射器是最普通的。』

『是呀，我現在就是講這件事呀！難道您不明白嗎？』

米沙開始詳細、津津有味地解釋他那同學的發明要點。

他們談到跟他們未來職業有關的技術，談到日常的瑣事，談到他們在那兒學習的專科學校、同學和朋友，不知不覺走完了一段相當長的路程。前面已經出現一座給公園包圍着的多層大建築物。顯然這就是海洋電力音響技術研究所，是他們的實習場所了。

『是的……』當他們不再談論而停下來休息的時候，米沙夢想似地拉長了聲調說。

『原來這研究所……真的築在海邊！真有趣，不知宿舍在哪兒：是比大樓離海近些還是遠些？說真的：我打算每天在早晨、在工作開始以前、在吃中飯以前跟工作以後……都』